

仁医简道

同心

住院部与致远楼之间,有一条名为“仁医简道”的小道。初见其名时,许多人会疑惑——在古典诗文里,从未有过这般固定搭配的表述。直到亲身走过,才发觉它不仅名副其实,更藏着几许深意。

这确是一条“简”道,百余米长,路面不足两米宽,仅以水泥简单硬化,却是两栋楼之间的主要通道。上方架着灰白铁皮与铁柱搭成的棚,勉强能遮挡日晒雨淋。小道两侧,二十余对间隔均匀的铁柱子上方,靠近铁皮的位置,焊着二十余块同色系的宣传栏。灰白的路、灰白的棚、灰白的宣传栏,配上沉稳的字迹,再点缀奋力向上攀爬、开着细碎红花的珊瑚藤,便构成了“仁医简道”的模样。与院内其他楼宇间铺着大理石的连廊相比,它的“简”,一目了然。而作为医院里的通道,冠以“仁医”二字,又恰如其分,格外应景。

但它的内涵,远不止“简”与“医”这般表层。在小道南端的起点处,宣传栏上一段概述精准诠释其深意:“一条简陋小道,

将医者仁心与大道至简糅合……”这里,是“仁政、仁德、仁术、仁智、仁爱”的仁医文化倡导之地。

由南向北而行,首先映入眼帘的是“仁政”篇章。宣传栏上的金句与医院落实健康政策的实践、成效相映,鲜明传递以“人民健康为中心”的核心理念。

紧接着是“仁德”篇章,院内涌现的先进医生榜样在此定格。他们中,有斩获全国荣誉者,有获评区市先进者,均用鲜活实例证明“榜样就在身边”。特别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光辉事迹,瞬间将人们拉回三年抗疫时期,那些紧张忙碌而又充满危险的日子,仿佛就在眼前。那时,他们是战士,是当之无愧的英雄!

“仁术”篇章直击医院的根基——人才与技术。高级职称医师名录、限制类技术应用成果——陈列,清晰展现治病救人背后的硬核支撑。尤其是数百个高级职称人才,保障了一家三甲综合医院的技术实力,无愧于全市人才高地的称谓。

“仁智”篇章里,几张面孔格外亮眼:近年引进的博士,填补了医院无博士的空白;自主培养的青年正高级医师,见证着内生人才的成长;还有一名研发医疗管理信息系统的行政人员,彰显着医院鼓励创新、以智慧服务健康的鲜明导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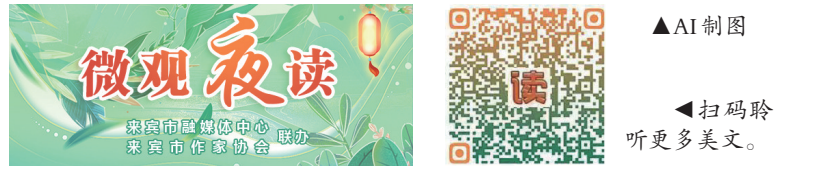
行至北端,便是“仁爱”篇章,传递爱患者、爱职工的人文关怀,记录了医院设置便民车位、推行一站式服务等优化患者就医体验的暖心举措。在小道东面,有一块宽敞的生态停车场,这里种满紫荆树,每年四月,紫荆花绚烂嫣红。医院特地划出离楼宇最近的数百个车位作为便民停车位,极大缓解了群众停车难问题。

更具巧思的是内容布局,无论从南向北,还是从北向南,篇章顺序与内容完全一致。漫步其间,医院落实健康政策的决心、弘扬医德医风的坚守、提升服务水平而努力、建设智慧医院的探索,以及关爱爱工的温度,皆清晰可见,内容简练却意蕴周全。

一条小道,无需雕梁画栋,能顺畅通行、遮风挡雨便好;一个道理,不必引经据典,用几句朴实话语讲透即可;一项医术,不追求繁花似锦,能救死扶伤才是根本;一次诊疗行为,不一定做到起死回生,毕竟医疗技术有限,但爱的语言,有时胜过药物和手术刀。

当下,医院要回归纯粹的公益性,医生要专注于治病救人的本真,需要强化“仁医简道”所承载的人文精神。它所强调的,是医者秉持仁爱之心,以简洁纯粹的方式践行医疗使命;它所倡导的,是医德与医术的统一——以仁爱为基,以高效诊疗为径,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。这份理念,值得推崇与践行。

走在小道上,望着珊瑚藤努力沿着光滑的铁杆向上生长,若有人递上一根树枝或粗糙物件,它便能顺势攀至棚顶,绽放满枝红花。这何尝不是一种“仁心”?若将珊瑚藤比作患者,那递出树枝的人,应是医者。道理,本就如此简单。



重阳念母

莫亚旋

刘学贵

重阳艾香绕灶台

重阳的风刚吹到来宾,我就忍不住摸了摸包里面那包从老家带来的艾绒,这是去年重阳节在三山村田埂上摘的,晒干后还留着点稻穗香。这香一飘,就勾得人想起爷爷灶房里的小铁锅,想起那锅混着糯米、烟火和艾香的重阳酒,连父亲摩挲老木桌的指节纹路,都在记忆里清晰起来。

爷爷原是石陵镇学堂的先生,总穿着洗得发蓝的粗布长衫,袖口磨出毛边也懒得平整。每到重阳前几天,他就扛着竹竿往田埂边走,专拣茎秆粗壮、叶尖带点紫的艾蒿,说:“这样的艾,插着旺家,入酒也香。”学堂墙角的青砖缝里,每年都被他插得满满当当,风一吹,艾绒飘得满院都是。那时的晚饭简单,一碟腌萝卜,一碗糙米饭,爷爷却总要抿两口米酒。若是重阳当天,他定会从粮柜深处摸出两把糯米,炒得金黄喷香,分给学堂的孩子,嘴里念叨着“重阳吃米,岁岁有余”。孩子们的小手捧着炒米,艾香粘在衣襟上,跑远了还能听见笑声。

后来,学堂成了生产队仓库,长衫叠进樟木箱,连买酒的票都难寻,爷爷却在半夜里,把灶前的青石板挪出条缝——石板下藏着他的宝贝:一只掉了半块瓷的小铁锅,原是教孩子认“釜”字的教具,如今成了酿酒的家什。离重阳越近,他越忙活,提前三天就把本地糯米泡在井里。到了夜里,他蹲在灶前,往锅里撒酒曲时,总不忘在锅耳上挂一小束晒干的艾绒,因为艾香入酒,暖过三秋寒。

灶膛里的火苗压得只剩豆粒大的红,他就坐在小板凳上,盯着锅里飘出的白气。那白气裹着艾香和米香,飘到窗棂外,和月光缠在一起,落在灶角的灶灰上,竟泛着软乎乎的光。

酒难酿,下酒菜更珍贵,可爷爷总说:“节日日子,不能少了味。”重阳前后的三山村田埂,水稻刚收完,稻棵里的蚂蚱最肥,翅尖还沾着稻穗的黄。爷爷放牛时就揣着个布兜,牛绳往田埂上一搭,便弯腰扒草寻蚂蚱。他眼神不好,得把稻棵扒得开些,看见蚂蚱的绿肚子露出来,便慢慢探手,猛地一扣:“这可是重阳酒的俏冤家。”

重阳节夜里,灶间的油灯比往常亮些。爷爷先在灶台上摆一小碟炒花生——那是他攒了五天的粮票,在石陵镇供销社换的。随后揭开瓦罐盖,新酿的重阳酒带着艾香飘出,琥珀色的酒液倒进粗瓷碗,碗边沾着点艾绒,晃一晃,就像把月光晃碎了。蚂蚱倒进热油锅里,“滋啦”一声响,香得直咽口水——那香混着艾香、酒香,连隔壁的阿婆都披着衣裳在门口喊:“老刘哥,你家的重阳香,把我家的猫都勾来了!”爷爷便笑着往她碗里匀小半碗酒,自己却舍不得多喝,先呷一口酒,再夹起一只蚂蚱凑到鼻尖,眉头慢慢舒展开,像是尝到了什么山珍海味。等酒喝到碗底,才把蚂蚱放进嘴里细嚼,连渣都要抿半天。

后来,我在城里定居,重阳节买过包装精致的重阳酒,也插过从花店买的艾蒿,可总觉得差了点什么。直到去年重阳回三山村,看见村头王大爷在田埂上捉蚂蚱,手里捏着束艾蒿,弯腰时后背的弧度,和爷爷一模一样。他也把艾蒿插在田埂边,捉着蚂蚱就放在布兜里晃,嘴里念叨着“慢些跑,陪我喝两盅”。那一刻,我忽然懂了:爷爷的重阳酒里,从来不是酒的香,是苦日子里不肯丢的体面,是咱来客人刻在骨子里的“节要守,情要暖”,是他用艾香、酒香和蚂蚱香,把一家人的日子焐得暖暖的。

爷爷不在了,那只小铁锅还蹲在老家的土灶旁。灶是青砖砌的,灶台上的砖缝里,每年重阳我都插一束艾蒿,就像爷爷当年那样。前几天回去,我摸了摸锅沿的包浆,指腹蹭到点残留的艾绒,忽然听见灶膛里似有火苗“噼啪”响,抬头看,月光正从木窗棂漏进来,落在锅盖上,像爷爷当年盯着白气时,眼里的光。

重阳至,我又一次想起了老家的母亲。她身形纤瘦,一米五的个头,体重七十多斤,头发花白如霜,却用这副瘦弱的肩膀,扛起了四个儿女的人生。记忆里的她,仿佛从未停歇,总是在操劳,总是在忙碌。

母亲的一生,从出生起就带着时代的烙印。作为家中长女,她被动地承担起“延续香火”的责任。在那个年代,这是女儿多的家庭与儿子多的家庭之间心照不宣的交换。于是,父亲成了上门女婿,我们随了母姓,本该叫外公外婆的,我们一律唤作爷爷奶奶。

村里人都叫母亲“六姐”。这个称呼背后,藏着一个老人迟来的喜悦——母亲的爷爷六十岁才迎来这个长孙女,喜出望外之余,给她取名“六姐”,后来简化成“六姐”,一叫就是一辈子。

六姐乖巧,勤快,挣工分、喂猪、带弟弟妹妹,什么活都干。正是长身体的

时候,却总是吃不饱,最终成了兄弟姐妹中最矮小的那个。每每说起,她总是笑笑,仿佛在讲别人的故事。

母亲常说,她前半生最怕的,是“躲”。当年怀三弟七个月时,因超生东躲西藏,那种惊悚,至今提起仍心有余悸。三弟出生后,父亲赶紧紧了家里唯一值钱的水牛,缴清罚款。后来有了小妹,母亲做了结扎手术,这才结束担惊受怕的日子。

可苦难从不肯轻易放过这个脆弱的家。我们上学要用钱,父亲外出打工,母亲在家养蚕补贴家用。小妹生病,她四处求医,只要一钱希望都不放过。我大一那年,父亲查出淋巴瘤。消息传来,母亲彻底垮了——医药费没有着落,奶奶瘫痪在床需要照顾,四个孩子还在读书。那一刻,她瘦弱的肩膀不知还能扛多久。幸好,弟弟仿佛一夜之间长大,陪着父亲在医院奔波;

我在南宁读书,一没课就往医院跑,还到处找寒假工。开春时,父亲化疗后恢复得很好,这大概是上天对这个家最后的仁慈。

如今,母亲又扛起新的重担——照顾先天缺陷的孙女。孩子因染色体片段缺失,出生时只有三斤多,保温箱住过,脖子动过手术,快五岁了还不会说话,只会拿东西砸人。母亲说,有次被孙女打,她忍不住哭了。我知道,那不是身体的痛,而是心里积攒了太多苦楚,终于在那一刻决堤。

我出嫁了,好在离家只有几公里。每次回去,母亲总要塞给我各种东西:玉米头、木瓜、鸡蛋……而我总是空着手回。这让我想起高中时,奶奶总陪我等车,直到车远去才回家。如今换成了母亲,每次我离开,她都要送我到路口。我摇下车窗催她回去,她应着,脚步却不动。后视镜里,她的身影

越来越小,最后化作一个模糊的点。

以前不懂这样的送别,直到自己也成了父母才明白:孩子的成长,就是一场渐行渐远的离别。你说“下次再回”,她笑着点头,心里却清楚,下次永远不会是这次。如果离别有模样,那车窗一定会见得最多。

前几年重阳,村里办“外嫁女回娘家”活动。我忙着补妆,母亲在旁边静静看着,忽然说:“我女儿也会化妆了,真好看。”我一时语塞,因为我对化妆一窍不通,在母亲眼里,自己的孩子永远是最好的。

今年母亲六十六岁。国庆节回家,她说身体大不如前,做点家务就累。我看着她花白的头发,深深浅浅的皱纹,心里一阵酸楚。真希望上天能眷顾我的母亲,愿她受尽的苦,都化作余生的甜。愿所有如母亲般的老人,重阳安康,余生顺遂。



登高赏景

那一抹靛蓝色的心结

杨盛如

九十七岁的母亲,每日晨起,总爱倚着门框,看那些穿着鲜艳校服的小学生,欢笑着从门前掠过。那蓬勃的生气,映着她满头的银发,是一种教人安心又酸楚的对照。母亲健在,是我们全家无上的福气。而我的父亲却已在三十七年前,独自一人,悄无声息地走进了那永夜的沉寂里。每每念及,心底便像被一只无形的手轻轻揪着,漫上来的是长大后才懂得的、沉甸甸的愧疚与遗憾。

父亲于我,是一个模糊的影子。只记得他的装束与村里人格格不入:一条靛蓝色的长布带,沉沉地盘在头上;一身靛蓝色的衣裤,那裤筒宽大,裤头更是宽敞,穿时需在腰间折起好大一段,再用布带或一根松紧带紧紧扎住。这身打扮,在当年引来不少讪笑与白眼。孩童的敏感与羞耻,便在那一片单一的靛蓝里,悄悄地生了根。

九岁那年,我随父亲去迁曾祖父的坟。山路崎岖,他难得地讲起了家世。原来,我家是单门独户,曾祖父有胆识,独自从金姑岭的洞寨走出,在溪脑村扎下了根,留下“杨家山”的地名。可祖父败了家业,在父亲六岁时便撒手人寰,祖母随即改嫁。父亲成了孤儿,过继给并不宽裕的干爹,没念过书,在放牛与打零工的岁月里潦草地长大了。他的童年,

是一张无父无母的、灰暗的纸。而我母亲的境遇也好不到哪儿去,外祖母早逝,父亲“嫁”到了母亲的村里,两个苦根上长出的苗结合了,这便是我的来历。

我的童年,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那片贫瘠土壤里开出一朵无色的花。年幼的我不知“撒娇”为何物,父亲的肩头从不是我的“马马”。大人们终日工分奔忙,我们便像野草般自生自长。穿的是哥哥传下的补丁叠补丁的“传家宝”;吃的是清水煮的、自家地里长的菜蔬,见点油星已是难得。我的任务,是照顾妹妹,挑水、喂禽。贪玩了活计,天黑回家,总免不了挨一顿竹鞭。

我是最怕父亲的。他严厉,寡言,道理讲得少,鞭子落得多。厅堂门后,常年备着竹枝木棍,仿佛那是我的专属。鞭子抽在腿上的红印,火辣辣地疼,有时疼得我哇哇大哭,或索性撒腿就跑,在夜色笼罩的房前屋后徘徊,宁愿挨饿,也不敢踏进家门。怨恨,便在这疼痛与恐惧里,一丝丝地累积起来。

如今想来,生活的重担早已将父亲压得喘不过气,哪里还有余裕说笑。他不识字,却有一手好木工,谁家起屋都来请他,一去便是数月。他又懂些中医,我家吊脚楼的檐下,常年悬着各式草药。

家人偶有风寒病痛,全凭他一手料理。记得冬日里刮痧的情形:我侧躺在火塘边,背脊烤得温热,他用一柄旧铜钩,抹了茶油,在火苗上燎过,便顺着脊骨刮下。皮肤先是发热,继而发烫,微微刺痛,不一会儿,大汗淋漓,病竟真的好了。

年少渐长,一次在生产队送肥,我不慎踩断了称肥料的大秤杆。父亲无钱赔新的,盛怒之下,罚我跪在硬邦邦的茶麸上。次日,膝盖肿如馒头,他默默寻来草药为我敷上。而后,他扛着那断秤,一脚高一脚低,走出山外,去县城寻师傅修理。望着那渐行渐远的蹒跚背影,我忽然懂了,严厉之下,是他无法言说的艰辛与无奈。

父亲像一头牛,勤恳地在挣工分的岁月里挣扎,即便病了,只要能动,便不肯歇工。靠着这般勤苦,我们家年终竟略有结余。然而,健壮如牛的身体,终究是垮了。我上初二时,县医院下了病危通知。此后,他再不能出工,全靠自采的草药与求生的意志,顽强地延续着那有限的生命时光。

一九八〇年深秋,我高考落榜,选择了从军,病骨支离的父亲没有阻拦,只嘱咐我“练好本领,保家卫国”。入伍第二年的一个秋日,姐夫挽着父亲,突然出现在边防军营,我惊得说不出话。他一辈子未

出过远门,又拖着病体,如何经受得住这长途的颠簸?姐夫说,出门前也忧心忡忡,但想到父亲心中那团迫切要见到儿子的火,一切困难便都不算什么。当我看到他那瘦削的脸庞,深陷的眼窝,以及那不足六十岁似七八十岁的苍老模样,心中积存多年的怨与恨,在那一瞬间烟消云散。

后来我入军校,提了干,第一次回家探亲,本想与父亲好好说说话,可刚到家,部队的“速归队”电报便追来。次日天未亮,我就要渡河归队。父亲执意要送,在哥哥的搀扶下,他支着拐杖,借着手电微弱的光,艰难地挪到江边。船离了岸,我回眸望去,那个佝偻的身影,依旧固执地立在晓风里,不肯离去。船桨“咣当”地响,那身影越来越小,终于模糊不见。

不曾想,江边一别,竟成永诀。岁月流淌,父亲远去已三十余载。记忆里他的爱,是那样的零星与朦胧,甚至曾被严苛与疼痛所掩盖。而今于我,这零星与朦胧,却化作沉甸甸的愧疚。当他被病痛折磨时,我不在身旁;当我略有能力时,他却已无福消受。母亲说,父亲临走前只是闹着吃一碗云吞、一口红烧肉。这最简单的渴望,如今像一根针,刺在我心底最柔软的地方,泛起绵长而无尽的痛楚。

人生如长河,或激流,或漩涡。我的父亲,平静地,甚至有些寂然地,划完了他六十三个年轮。回望故乡,那江水依旧日夜奔流,洲滩上“哗哗”的吟唱不绝于耳。恍惚间,我觉得那便是我的思念,一声声,一阵阵,遥寄给消逝在岁月深处的、靛蓝色的背影。